探望王丹凤

金昱杉

王丹凤女士1924年8月23日出生于上海。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女演员,留下的美好,太多太多。比如那首家喻户晓的儿歌《小燕子》。比如她是唯一一个参演根据巴金《家》《春》《秋》改编同名电影的女演员。再比如,她与秦怡的友情。

我很有幸,能在王丹凤女士最后的岁月中,目睹了这段两位著名女演员的友情。

有天秦怡老师对我说:“我们那一代的人,基本都过世了。这几年我看着他们一个个走了,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她想了想又说:“王丹凤应该还在,听说她住院了,我还挺担心她的身体的。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她家就住在陕西南路那边,之前我出去理发的时候,有时候还会遇到她丈夫。你要是有时间,如果路过,帮我去问问她好不好,就说我很挂念她。我们都是身边熟悉的人都不在了,她也就还能和我说说真心话。”

说实话,当时听秦怡老师这话,我觉得她有些“理想主义”,王丹凤岂是我想见便能见的?只是,因为秦怡老师对我太好了,她的嘱托,我想着既然有机会,还是尽力试试。于是在2017年某天路过医院时,专门上去请护士站的护士代为询问。谁想,听到秦怡老师的名字,王丹凤老师竟然同意见我这个素昧平生、没有工作证的人。

那天是中午11点左右,王丹凤女士正准备吃午饭,她吃饭的时间一向准时。几个小碟放在盘子中,我记得有四鲜烤麸这道本帮菜,还有一份香菇油菜或其他季节时蔬,米饭只有一两左右。颜色搭配好看,总体清淡。后来去的一次,护工正准备为她洗头。王丹凤每天下午3点之前都要洗头,这是她午休之后的习惯。柳和清先生的侄媳妇徐女士有时候会陪在旁边,因为那时柳和清已经过世,而王丹凤的女儿们分别在中国香港以及日本、美国,不常回上海。

王丹凤女士的一生似乎一直在追求美,在病床上的她亦是如此。当我问她是否可以为她拍一张照片时,她优雅地摇摇头,说:“我没有化妆,这就不方便了。”其实在那时,即使素颜的她也很美。头发虽然白了,仍一丝不苟地梳理好,然后请护工将金丝框的眼镜递给她,戴好了再做下一步事情。

王丹凤女士评价秦怡老师说:“她很有生活劲。我晓得她前阵子还在忙碌新电影。”其实,两位对于荧幕形象的追求也是不同的。王丹凤对于角色形象的美要求得近乎苛刻。1980年的《玉色蝴蝶》是王丹凤最后的电影作品,也是因为这个作品,王丹凤从此不再拍戏,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形象呈现得不好看了,她最后演得并不满意。其实,这个结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已经56岁的王丹凤本身与剧情回忆中角色20岁上下的年龄相差有些大,导致了扮相并不是那么完美。王丹凤对此耿耿于怀。秦怡对此说:“我之前也劝过她,我说蛮好的,你不要总想着不好,可是她觉得形象不好看了,就是不演出了。”秦怡的《青海湖畔》年龄跨度也很大,她说:“其实我也不想演,你说我都这个年纪了,但这个本子好啊,他们(电影公司)说,只有你来演,票房会更好。那我就尽力去完成它。只要能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其他的都不是问题,都能克服。”也许创作理念不同,但想把优秀的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心却是一致的。王丹凤为了演好理发师,曾跟随刘瑞卿学习技术;秦怡也曾为了角色而学开推土机。所以她们各自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如今,二位皆已过世,但在这些作品中,她们永远活着。

读书消夏记

孙南邨

大热。气象预报有雨,但总是当不了天气的家,雨讯往后一推再推,而热风却是如浪逐来,滚滚不息;上晒下蒸,持续高温,人们不禁叫道:好厉害的一个炎夏酷暑!

寒来暑往,自然而然。人在夏天出点汗未必不是好事,可长时间淌大汗肯定不会有好事,因而消夏祛暑乃是当务之需。我消夏有二法,一是老辈传来——使用扇子,常用的是葵扇、电扇,空调仅用在天气非常湿热之时;算来电扇出力最多,近些天它正昼夜忙得团团转。二是向先贤学来——读书,借以提兴忘热。

古代有资本的文人,常以展卷书画消暑。寒舍存有清人孙北海的《庚子消夏记》,前两年夏日翻阅,因大脑之“热”不能移入书中,反而身体有燥热之感。对名家书画少有经手过眼之人,翻阅这种书籍一时难觅真趣,不宜用之消夏。

消夏该读什么书?古人有说宜读《骚》《经》,有说宜于读史,依我看这都是个人爱好而已。正如我曾以李朴园的《乡言解颐》消夏,因我生长在农村,至今多访农事乡俗,读此书常常叹为观止,有汗而不觉绝非虚话。如此说来,选书消夏还是以自寻其乐为是。

前些天在清人吴炽昌笔记小说《客窗闲话》查找一事资料,竟然接二连三看下去,得浮生半日闲。书末附有作者的友人、曾任平谷知县的方廷瑚《题词》三首,其二云:“维扬齷舍凉如许,陬邑邮亭暑尽驱。一卷奇文诵【涌】冰雪,不须重展北风图。(原注:时方酷暑,每诵编中二则,胸次顿觉清凉,移我情者,不让成连海上琴声也)”酷暑之时,读此“奇文”能有“冰雪”送凉之感?为友人著作题词写序,多见吹捧话语,可方廷瑚其人有书画之好,他认为消暑还有比观书画、听雅琴更好的《客窗闲话》在,这话是否属实,倒是不妨一试的。

于是,天气大热以来我亦每天读《客窗闲话》几篇。此书我原有河北人民出版社本和石继昌校点本,因读得有兴趣,且时有想法,又先后于网上购得张万钧、傅玉梅校注本和王宏钧、苑育新校注本对照阅之,既看小说事理、文采,也看各书印刷版式、校点、注释高低。几天过后,不觉已至终卷,始知方廷瑚所言乐而忘热是真实感受。

《客窗闲话》未见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未见知堂、胡适之评说,也未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至今亦无道光年间初刻本影印问世。此书是否不值得一看呢?我的观感是,吴炽昌多记社会生活中事,如盐商、断案、地震等,其行文亦美,议论也精,有可供阅读、研究之处。

另外,方廷瑚《题词》之三:“儿女英雄事尽传,偶然写到鬼狐仙。奇闻轶状谈何易,尘海搜罗已卅年。(原注:此书创自丁卯,积今三十年矣)”方廷瑚与吴炽昌有交往,他所言“儿女英雄”,我理解当是清小说《儿女英雄传》。《客窗闲话》中亦多有“女侠”“镖局”之事,况且吴炽昌在京津一带做幕客多年,与《儿女英雄传》作者同时代,二书作者说不定曾经相识。方廷瑚著有《幼樗吟稿》,未知涉有此事否?

吴炽昌《客窗闲话》之作,正如高手酿酒,虽多出甘露,也偶有劣败,善饮者自知。王宏钧、苑育新校注本对不看好的几篇“出于保持原书内容完整的考虑,均未予删节,但仅留原文而不加注释”,以示对原作不满意,这也是一种慎重的注释方法吧。

有种时髦叫的确良

陈建兴

日前,看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青年男主角常穿一件的确良衬衫,这一下子勾起了我满满的青春回忆。

儿时是票证的年代,买布要布票,且是定量供应的,弄堂不少孩子从小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哥穿不了的衣服给我穿,我穿不了了给弟穿……除了过年能添件新衣服,平时几乎是没有新衣服的。即使穿件新衣服,母亲还要让我戴上一副袖套来保护袖管。所以,70年代,的确良的出现,便如一股清风吹进弄堂人家的生活。

的确良是一种合成纤维,一般认为就是我们常说的涤纶纺织品,挺括不皱,易洗易干,质地牢固,久穿免烫,还不易褪色,对穿惯了式样老旧、皱皱巴巴的棉布衣服的弄堂人来说是个福音。

我们弄堂靠近曹家渡,一听说黄河绸布店有卖的确良了,左邻右舍奔走相告,一路小跑去排队。有时,我身无分文也会被邻居喊去,去的路上我到公用电话站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下班过来。的确良虽然比棉布贵好多,但不要布票,大家乐意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会把布店的柜台玻璃轧碎了。买回的确良做新式衬衫,两只尖角领用树脂片衬着,很挺括,穿在身上不会有皱痕。弄堂里的小姑娘也喜欢穿印有各式碎花图案的确良裙子,五颜六色的花裙成为一抹多彩的流行色。

不过,不少人家做好的衬衫、裤子、裙子等,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出去。男青年“谈朋友”外出约会,穿件雪白雪白的确良衬衫,是很有面子的;送条的确良花裙子给女朋友,不亚于现在送一只名牌包包。

那次我和我哥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一块做裤子的深藏青的确良料子。家里没有缝纫机,哥又急着回农场参加“三夏”农忙,就将的确良带回农场去了。他会裁剪。过了农忙,哥来信让我乘船去崇明取裤子,正在读中学的我,便向班主任请了假。拿好裤子仅待了一个晚上又赶到了堡镇港,因大风不开船耽搁了一天才回来,受到了班主任的批评,可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因为我有了一件稀罕的确良裤子。洗的确良裤子,母亲是不让我在搓衣板上搓的,只能放在面盆里用手洗,也不能用力去绞干,而是挂在竹竿上让水自然滴下来,母亲说,这样晾干的确良旧军装。那是同学的哥哥换发新装淘汰下来的,上面还有几个小补丁,是我用父亲单位发的三本新挂历和十余张年历片跟同学换来的。从小有着当兵梦的我,穿上军装觉得很神气,所以一穿就是几年。头上的一顶军帽却是仿制的,也没有五角星,就是这顶仿的军帽,也是为邻居起早摸黑去菜场排了三次队他才送给我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哥结婚时,上身穿的是的确良卡其布上装,下身穿的是毛的确良裤子——那年代流行的就是“上的下的”。哥赶时髦,脚上穿的是一双七元六角五分的荷兰式模压猪皮皮鞋,内衣则又是的确良白衬衫。这套算是那时结婚的“标配”。

的确良虽然叫的确“liáng”,但其实不“凉”的,夏天穿着不透气也不吸汗,一旦被雨淋到,更是像一层塑料布裹在身上一样,很是难受。即使这样,大家依然喜欢它,毕竟颜值高啊!时过境迁,人们的穿着打扮、审美情趣不断更新,如今,纯棉纺织品重新被人喜欢,当然,棉布的质地、花色等都和曾经软塌易破的棉布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曾经风行一时的的确良,依然是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的时髦往事。

假日海滨 (水彩) 荣德芳

摩罗酥与摩罗街

黄峪

香港传统中式唐饼品种多样,名字各自精彩。闻名久远的老婆饼和菠萝包,都和制作点心的材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老婆饼名字来源传说有三种:丈夫卖饼赎回爱妻,点心师傅改良妻子发明的冬瓜角饼,丈夫感谢妻子多年卖饼支持。老婆饼饼皮黄金酥化,内馅冬瓜蓉香甜软糯。我曾专门去元朗驰名恒香饼家购买新鲜热辣出炉的老婆饼,香气扑鼻,简直是人间美味。菠萝包也不包含菠萝这种水果,只是因为面包经过烘焙之后表面金黄凹凸,脆皮裂纹状似菠萝而得名。

有种在省港两地传统饼铺都能找到,但有两个不同名字的唐饼,也很值得一尝。这种点心造型可爱,小童掌心大小,直径大概三厘米,形状像一座迷你圆顶山丘。饼皮酥软,颜色金黄,蛋香浓郁。馅料有多种款式,如冬瓜蓉、莲蓉、绿豆蓉、芝麻蓉、豆沙、椰蓉等,还有更加新潮的配方用奶黄馅。有饼铺称其为甘露酥,有传言说这种点心源于三国时代甘露寺附近小吃摊。但更多饼铺称之为摩罗酥。

生于八十年代的全职平面设计师、旅游作家雪姬(Suki Yeung)著有图文并茂的手绘本《香港百年:住公屋、饮杯茶、赌马仔,寻访在地旧情怀,重温久违人情味》,其中写到“摩罗酥”于二战后传入香港,在上环摩罗街一带卖至街知巷闻,故此得名。这条街位于香港上环皇后大道西与荷里活道之间,英文名叫Lascar Row。Lascar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Lashkar,原义为虔诚军、护卫,后来在亚洲各地被用以指称印度海员。中文名字摩罗街与印度人有关。香港开埠时,许多印度水手与士兵喜欢在这条街聚集摆卖货物,港人将印度人称为“摩罗”,所以此地得名“摩罗街”。但是,为什么“摩罗”与印度人有联系,而为什么这种点心被叫作摩罗酥,此书语焉不详,未有解答。

上周末几位学友探访旧书店,在一间台式珍珠奶茶店小憩茶饮,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朋友低声问我们要不要尝尝他在深水埗均香饼店刚买到的新鲜出炉摩罗酥。我们雀跃响应,每人伸手拿了一个。我似乎还能感到饼皮暖意,怕饼碎落地,来不及细嚼慢咽,便囫囵吞枣猪八戒吃人参果般放进嘴里,祭了五脏庙。饼馅椰蓉淡淡清香,口感幼滑,很想再拿一个,又怕被说贪吃,于是作罢。朋友看我们吃得开心,笑问大家是否愿意听他对摩罗酥一名起源的解读。“摩罗”二字可能是葡萄牙文Mouro的音译,这个词从澳门传入香港,一般指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多为水手,很多有包头的习俗。粤语中至今还有一个称呼叫“摩罗差”,或者“摩罗叉”,简称“阿差”或者“阿叉”。“差”,可能源自粤语中对警察的称呼“差人”,也可能源自Raj这个印度常见的名字。当年港人称呼“摩罗差”,这个说法与上海话的“红头阿三”遥相呼应。备受喜爱的传统唐饼摩罗酥之得名,也许是因为印巴差人或者水手的包头布与此饼形状相似——此处绝无贬义,只有香甜。

七夕会

带娃是项技术活

朱一瑞

娃的外婆回老家办要紧的事,娃就暂时从前妻处来到我身边,跟我亲密相处了半个多月。已是耄耋之年的父母和暂时休息在家的二姐特地从H城来沪支援。娃刚上幼儿园不久,接送之事委托二姐,我主要负责陪伴。

娃似乎有便秘的征兆,常三四天不拉大便。某天,娃坐在儿童马桶上,说要拉臭臭,却好久没动静。老妈劝她先起来,可她偏说不要。我对老妈说你就让她坐着好了,老妈不死心,对她苦口婆心大谈道理,说这样一直坐着不拉不好,电视里的养生专家说不能超过十分钟云云。娃哪里听得进,老妈急了,说你这样不听话就不理你了。我不得不出马了。我跟娃说,你要不先起来吃根香蕉吧,香蕉润肠通便,吃了香蕉就拉得快了。她竟然马上从马桶上站了起来。

老妈分明处在大人角度考虑问题,其实跟一个三岁半多的幼儿讲什么养生知识,她怎么能理解呢?我则用娃吃过的水果来引导,具象有诱惑力,效果也就立竿见影。

一次我在喝水,身边的娃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仰着脖子说:爸爸,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说,这是吞水的声音,咕咚咕咚,要不宝宝也来试试?顺势把保温水壶递给她,她兴致勃勃地喝了起来,我则在一边细听,同时说爸爸听到宝宝的咕咚咕咚了,并帮她数数:一下,两下,三下……娃本来不爱喝水,好不容易答应喝了,也只喝一两口即作罢。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多了一个让娃多喝水的好方法。一天上午我带娃到外面逛了一圈,回到家后问她:喝不喝水?答曰不喝。我马上换一种说法,咕咚咕咚一下吧。她接过水就喝起来,我还是在一边帮着数数,她咕咚一下,我数一下,竟然数到了十,她却分辩说她数的是十一,我解释说可能有一次爸爸没听清楚吧。有时候娃甚至主动对我说:爸爸,我来咕咚,你来数数好不好?

休息天的午后,我和娃的对话如下:要不要睡一下?不要。睡一下,做个梦吧。好!醒来后,告诉爸爸你做的梦哈。好!于是,娃很快上床,不久就酣然入梦了。小孩很多不愿午睡,我灵感突发的一个简单劝说居然这么灵,着实令人喜出望外。细想来,睡觉做梦对于幼儿而言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做梦后还能跟亲近的人有进一步的互动,自然对娃有莫大的吸引力。

带娃很费劲,但若能换位思考,站在幼儿角度想一想他们的兴奋点,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而非简单粗暴地一味灌输抽象的知识或讲大人才听得懂的道理,或许就能变得轻松不少。费劲,不如费脑。

养育